

外蕃通略

寄贈 秋山文庫 (伊勢灣台風水入本) 昭36修理製本

桑名市立図書館

秋山文庫
2-222

1

外蕃通畧序

人臣無外交古之道也自武臣擅國古道漸廢如足利義滿者至國王自處稱臣外域人臣之悖至是極矣德川氏既代豐臣宰割天下凡百制度多步趨足利然足利之罪人能言之德川之非孰敢議之固有待于隱居放言之士也吾頃讀外蕃通書得具見德川氏交通外國文書蓋有蹙然不安者顧爲其書幕吏所著明知其非而不能極議者勢也吾故披其畧書以王法垂鑑萬世噫我亦人也有氣血有性命非不顧身惜家放言何其所樂爲然當今四海之勢交

通徃來將無分乎華夷內外而吾大八洲之御宇天皇久矣假使征夷國主自處則內固有嫌僭踰外亦有過卑屈並非吾國之體也近者征夷賜魯亞西米利幹諸書若少有慮于此者而未也當今四海率用漢文與皇國無異則昔之侏儻缺舌今則彬彬同文矣於是私立名號曰某帝國也某王國也某公爵也某侯爵也夫侏儻缺舌之無禮不足深咎焉耳一旦四海有指斥御宇天皇之大八洲爲王國日本者征夷府何以答天下何以謝天朝天下之士大夫亦何以自處起念及于此隱居放言之誠不可已也吾寧

暇顧惜身家哉安政四年丁巳三月上巳日夕病書
此二十一冊猛士

外蕃通畧

二十一回 猛士著

慶長十二年正月朝鮮國王李昫始奉書于征夷府
爲和好之驗五月大將軍源秀忠賜復書

書式 奉書云朝鮮國王李某奉書日本國王殿
下年用明號賜書云日本國源某奉復朝鮮國王
殿下末署龍集千支後元和三年寬永元年並用
此式

謹案朝鮮稱征夷府爲日本國王國王非天朝
所命德川氏又未嘗受封于異域而彼妄稱之

者以足利氏舊例乎則不足深責獨怪當時不
喻而改之也賜書單標干支而不揭天朝年號
吾不知其何謂朝鮮原服屬天朝今與德川氏
用敵國禮者蓋以上有天朝耳然徒稱日本國
王則其義不著徃復若明揭征夷府官位則名
正而義著矣惜夫議者未及是也

元和三年五月朝鮮國王李暉遣三使奉書于征夷
府以嗣好音九月大將軍源秀忠賜復書於是使聘
始通

寬永元年八月朝鮮國王李倅遣三使奉書于征夷

府賀襲職十二月大將軍源家光賜復書

謹按賜書云余幸統領日域是不令外國知有
天朝也宜改稱有詔襲先職乃可朝鮮非敬事
明清者而動稱天朝以資誇揚今征夷府竭忠
於天朝豈朝鮮於明清之可比也哉而至示外
國不敢稱天朝特爲不可解後家綱賜書云慶
我繼述治國綱吉賜書云慶我繼前業家重賜
書云誕保前緒家治賜書云承紹前緒其樂並
同

寬永十三年八月朝鮮國王李倅復遣使奉書于征

夷府賀襲職十二月大將軍源家光賜復書先是宗
義成臣柳川調興偽造書印加日本國下以王字至
是事覺流調興是以再賀足利氏舊例使淨屠華書
是時林道春始預事

書式 奉書改爲奉書日本國大君殿下賜書始

書年號餘如舊後二十年及明曆元年天和二年

並同正德元年奉書復稱國王享保四年以後並

稱大君

寬永二十年二月朝鮮國王李倬遣使奉書于征夷

府賀世子降誕世子竹千代後命名家綱且捧國王祭文祀日光

山八月大將軍源家光賜復書

明曆元年四月朝鮮國王李湜遣三使奉書于征夷

府賀襲職且祀日光山十月大將軍源家綱賜復書

書式 是時朝鮮已降清奉書不復用明年號唯

稱于支年

天和二年五月朝鮮國王李焯遣使奉書于征夷府

賀襲職九月大將軍源綱吉賜復書

正德元年五月朝鮮國王李焯遣使奉書于征夷府

賀襲職十一月大將軍源家宣賜復書

書式 賜書稱日本國王源某新井與筆也

謹案稱日本國王者出新井之悞勿論而可然
前後書式單稱日本國奉書稱日本國大君並
未見其甚當况前後改稱徃復二名寧不
審之矣哉吾故惜其不明揭征夷府官位也

享保四年四月朝鮮國王李焯遣三使奉書于征夷
府賀襲職十月大將軍源吉宗賜復書

書式 賜書復爲日本國源某林信充筆也爾後
不復改

延享四年十一月朝鮮國王李吟遣使奉書于征夷
府賀襲職明年六月大將軍源家重賜復書

寶曆十三年八月朝鮮國王李吟遣使奉書于征夷
府賀襲職明年三月大將軍源家治賜復書

右朝鮮國

謹按德川氏之於諸蕃率因互市通書信耳則
吾姑置不論焉獨朝鮮遣使聘通事體頗重而
其來爲德川氏賀襲職而未嘗爲天朝賀登極
且德川氏亦未以是請天朝而奉勅旨人臣外
交之罪德川氏其何以辭之哉

慶長十三年阿蘭陀國王某奉書于征夷府明年七
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且賜朱印于船主云阿

蘭陀國船到日本不問何浦愛護無他初五年蠻船一艘到和泉堺浦請互市有教引見江戶船過相模浦賀毀焉不能還國船人阿蘭陀耶揚子漢火利亞安子留江戶賜祿米居宅家康時或召見問以異國事至是互市始通船人皆返獨耶揚子慕化不去書式奉書不載後例皆呈老中書而非直奉大將軍也是亦或然賜書云日本國王源某復章阿蘭陀王殿下末署年號

謹按世皆謂德川氏以鎖國爲定制大謬矣初織田信長當國時波爾杜瓦爾國始來開市已

而稍弘邪教至豐臣秀吉峻絕而嚴禁之而餘類未斷阿蘭陀之來稔察其情首讒波爾杜瓦爾以謀私市利征夷府亦嘉阿蘭陀恭順聽納其言元祿中阿蘭陀檢夫兒觀江戶著書極稱鎖國之美實爲其國遊說也至文化征夷府賜魯西亞書全用其意於是世皆謂鎖國德川氏之定制也誠其然家康時何待諸蕃之廣也

慶長十五年十一月阿蘭陀國王某呈書于征夷府老中本多正純是時前將軍源家康召見船使于駿府城

慶長十七年二月阿蘭陀國王名代某呈書于征夷府老中本多正純五月正純與復書十月前大將軍源家康亦賜書報之

謹案阿蘭陀書呈老中實奉征夷府也故前大將軍亦賜書報之

元和三年八月大將軍源秀忠賜朱印于阿蘭陀船主如慶長十四年之例

寬永四年九月阿蘭陀國奉書于征夷府老中以其無禮黜之

寬永九年九月阿蘭陀國呈書于征夷府老中土井

利勝不載復書

延寶三年五月阿蘭陀頭目某呈書于長崎奉行亦不載復書

安永八年咬啣吧頭目呈書一通于長崎奉行並亦不載復書

右阿蘭陀國

謹案源家康國王自居私交外國其罪固夥然當時府中老臣儒士皆莫不逢迎其惡是不可獨罪家康也况家康威懾百蠻德馴異類克任征夷之職其有功于天朝顧不亦大乎抑阿蘭

陀通市至今不絕使彼有進想家康時亦可以
感世變已

慶長十五年七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明國廣東府
商船以朱印云廣東府商船到日本不問何國何嶋
何浦許市易買賣十二月賜其應天府商船周性如
以朱印云性如商船到日本不問何浦何津應護達
長崎

十二月征夷府老中本多正純奉前大將軍源家康
教與書明國福建府總督某求勘合之符長崎奉行
長谷川廣智亦與書並不報

書式 正純書云日本國臣本多上野介藤原正
純奉旨呈書福建道總督軍務都察御史所未署
歲舍干支書中指彼國爲中華又有日本國主源
某之語廣智書云日本國長崎市船使司長谷川
左兵衛藤原約藤原廣智也謹致書福建道總督陳御史
臺下書中指彼國爲貴國又稱吾國主源君末不
署名號干支蓋闕文耳

謹案二書書式固不足道然廣智猶有稍勝于
正純者矣漢土人贈外國文書每每書其地名
不冠其國號是自彼主陋習徒知有己國而不

知世界有萬國故耳勿傲可也吾謂外國人到吾國及吾國示屬國文書單書地名可也吾國人到外國及吾國示敵國文書地名冠國號可也今明敵國也故書稱日本國長崎當矣

又案吾讀正純廣智書意在襲足利故事復勘合符則彼之不報顧吾之幸也不然家康與義滿亦何擇焉

慶長十六年十一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明國商船以朱印文佚蓋如賜其廣東應天例

元和五年六月明國浙直總兵官王基奉書于征夷府請靖盜安邊以杜商患其使人單鳳翔等五十人上京欲必得復書明年六月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時在京帥以其書無禮奉府教召鳳翔等于所司代所諭而卻之

書式 奉書云將軍樣麾下末署大明萬曆某年正保三年八月明國主某上書請援兵其平虜侯鄭芝龍奉書于征夷府及長崎奉行重言其意且求送還其妻孥十月事聞于江戶未及復答明兵敗國主某奔援兵之議遂輟

十二月明國總兵官崔芝上書請援兵明年正月征

夷府使長崎奉行答曰明國勘合絕已百年無復通信之義今所請不可輒議也

書式 上書云大明國某官臣崔某泣血誓額奏又云特修奏楮馳諸殿下結云謹具奏聞尾署其年號

謹按崔芝一總兵官不計身分乃敢上書天朝且其辭有無禮者是以征夷直自當之又從而拒之似矣然明國之存亡實係此一舉事雖不關於吾國明人之心亦可悲已

萬治元年明國招討大將軍朱成功奉書于征夷府以締舊好七月書達于江戶府不賜復書

書式 奉書云某官某頓首拜啓上日國上將軍麾下

右明國

慶長六年五月安南國都元帥某奉書于征夷府送還漂商十月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

書式 奉書云安南國天下總兵都元帥瑞國公茲屢蒙家康公貴意末署其國年號弘定二年賜書云日本國源某復章安南國某官某公末署年號安南諸書率多如是

謹按安南都元帥大都紘蓋其國主也而其諸書彼不自載其姓名甚者至直舉我大將軍諱稱之其失禮甚矣夫安南亦漢文之國也非蠻字之比矣當時府議不詰責而措之何也

慶長七年安南國大都紘某奉書于征夷府佚十月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及兵器

慶長八年五月安南國大都紘阮敬奉書于征夷府十月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及朱印佚

慶長九年安南國大都紘某奉書于征夷府八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

慶長十年五月安南國大都紘某奉書于征夷府九月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兵器

書式 賜書云日本國從一位源某

謹按前後書式是獨稍善然明年安南奉書爲日本國本主一位源家康殿下則彼似未知從一位所以然也蓋聞安南強臣僭踰國如二君其元帥都紘或君或臣不可指定彼以其國見我國宜不知我一位非國主也

慶長十一年五月安南國大都紘某復奉書蓋報去年九月賜書也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蓋報五

月奉書也

通書云五月前有我賜書九月前有彼奉書並關恐不然

書式 賜書云日本國源某回章安南國刺史足

下

謹按六年至是安南與我征夷府書信往復物貨貿易無歲無之其書信則皆貿易事務非朝鮮聘使之比也故交雖甚密事則甚細無足言者矣安南每貨其沈楠而博吾利刀堅甲諸銅器是則吾之失計也

慶長十七年五月安南國大都紗某奉書于征夷府 謹按一十年之後奉書始見于此然其間貿易

蓋不絕矣

元和二年八月大將軍源秀忠賜交趾商船以朱印

交趾即安南

云交趾商船遭風漂至不問何地愛護無他

元和六年二月征夷府老中本多正純土井利勝與書安南國大都紗某

謹案是後至元祿七年安南國奉書于征夷府及長崎奉行又示船商凡十餘通率不載復書蓋無此也安南之事於是乎漸歇矣

寬永二年正月大將軍源家光使老中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酒井忠勝賜復書于安南國王某

不載奉書又載家光

書守重云蓋
草成不果賜

右安南國

慶長十一年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于暹羅國
主某

慶長十五年七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于暹羅國

主某

是時有本多正純復暹羅
國臣某書而不載其奉書

元和七年四月暹羅國主某遣使奉書于征夷府九
月大將軍源秀忠賜復書時尾張國人山田長正在
暹羅國亦呈書于府老中土井利勝言遣使事利勝
與答書

謹案暹羅國往復貿易事體大類于安南矣其
國亦自用其年號但國主自署其名比安南為
少有禮耳

元和九年四月暹羅國主某遣使奉書于征夷府閏
八月大將軍源秀忠賜復書先是七年及是年暹羅
國臣有呈征夷府老中及長崎奉行書及其復書是
後寬永二年三年亦有與老中往復書
寬永六年四月暹羅國主某遣使奉書于征夷府九
月大將軍源家光賜復書時其臣某及山田長正各
呈書于老中老中與答書

右暹羅國

慶長八年先是東埔寨國王某蓋奉書于征夷府書
正月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四月國王某復奉書于
府十月家康賜復書

書式 奉書云東埔寨國寡人書拜奉日本國王
足下末署大歲十支年無年號

謹案東埔寨非特遣使奉書書皆附吾國商船
其事較安南暹羅更輕而徃復益繁有一歲至
二三次者

慶長十年四月東埔寨國王某再奉書于征夷府九
月十月十一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

慶長十一年三月東埔寨國臣某等奉書于征夷府
八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

謹按諸蕃國臣直奉書于征夷府者為無禮却
之或命其下官代答無有不可今煩大將軍復
書者豈以其國陋不足與較姑以不治治之乎

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于東埔寨國王某
慶長十三年四月東埔寨國王某及其舅某奉書于
征夷府八月前大將軍源家康並賜復書且賜制札
曰凡國人到其國有惡逆者其國以法處之吾無恨

也

慶長十五年四月東埔寨國王某奉書于征夷府七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是後寬永四年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與書其宗室及其臣某享保十二年元文五年寬保二年其臣並奉書于征夷府並不載復書東埔寨之事止于斯

書式 東埔寨諸奉書並單署于支獨享保元文二書署天運號守重云東埔寨原橫文國非有年號是蓋借漢人作漢文徒設美號爾

謹按享保元文寬保三書據文攷之皆奉征夷

府者也而守重以爲呈長崎奉行蓋有所見也今姑從之

右東埔寨國

慶長十一年八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于占城國王某十二年使僧承兌與書其執事十四年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與書其國王某

右占城國

慶長四年太泥國封海王某奉書七月內大臣源家康賜復書七年太泥國林隱麟奉書八月內大臣源家康賜復書十一年太泥國王某奉書八月大將軍

家康賜復書以上奉書
三通並佚

右太泥國太泥古
淳泥也

慶長十一年十二月大將軍源家康賜書田彈國主
某

右田彈國守重云田彈
疑番丹誤

慶長六年十月內大臣源家康賜復書于呂宋國
慶長七年八月內大臣源家康賜復書于呂宋國太
守九月家康賜書于呂宋國主某

某
慶長八年正月大納言源秀忠賜復書于呂宋國主
某

書式 賜書云日本國大納言源某奉復呂宋國
主麾下時秀忠未任將軍也奉書三次並不載無
以見其式也

慶長九年呂宋國主某奉書于征夷府不載復書
書式 末署西土壹千陸百肆年乃洋曆也

謹按奉書用洋曆乃知前後所稱國主者皆伊
斯巴尼亞頭目也當時府議徒貪互市之利不
復顧名義之當是以於是等事一無所問其失
國體大矣

慶長十一年正月薩摩等國主嶋津義弘復書于日

宋國主某及其巴禮王某並不載

慶長十三年五月呂宋國守護示奉書于征夷府兩將軍八月前大將軍源家康大將軍源秀忠並賜復書時呂宋船奉府教至相模浦賀家康賜朱印二通有言凡國人到其國或有惡逆者其國處諸法吾無恨也

書式 秀忠賜書云日本國征夷大將軍源某呈報呂宋國王麾下

謹案是時前將軍尚在秀忠姑署其官職以別之耳非覺國主自處之非表也十七年賜五和

天川書亦同然署官則誠可為後程式但呂宋與五和天川並非同文國恐不能達吾國名分獨惜朝鮮書式議未及是也

慶長十四年七月十日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于

呂宋國並不載奉書家康又賜呂宋船主制令云呂宋船

至濃昆須蠻或遭賊船或遇逆風以漂到吾國檢此書印加救護者

慶長十六年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于呂宋國王某

慶長十七年被六呂宋國某奉書于征夷府及其老

中本多正純後藤光次光次為何人未致焉前將軍源家康及正純光次並賜復書

書式 奉書云民希蠟王欽奉于系蠟國皇帝恭命鎮守呂宋東洋總評事兼興宜刀郎云云

謹察民希蠟蓋奉伊斯巴尼亞命鎮守呂宋者前後所稱國主即此類耳要在彼為人臣小夷之臣乃敢書達征夷府頗嫌與為敵體其極夷主將視天朝為同輩是識者之所懼而今人之所不講也

慶長十八年彼五月呂宋國王某奉書于征夷府某及

其臣某又復本多正純後藤光次正純光次先是蓋有往書而不載

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正純光次亦與書

書式 家康賜書國王某為呂宋國王正純光次書其臣某為呂宋國執事

右呂宋國

東埔寨占城太泥田彈及呂宋所謂國主決非真國主率係西歐所置頭目今皆以為國主者因仍舊文疑以傳疑也

慶長十四年七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朱印於天川

國

慶長十六年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朱印於五和國

慶長十七年八月薩摩等國王嶋津家久作書復南蠻國來船主及其國老是年六月五和國某等天川國某等共六人並奉書于征夷府又呈書于府老中本多正純及後藤光次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大將軍源秀忠賜復書于五和使正純光次各與復書

書式 五和奉書云西域國署五和王事天川云西域國臣奉行天川港知府事

謹按西域蓋言西洋也諸書並係波爾杜瓦爾

國所置五和天川頭目所奉若待以一國則過矣

元和七年天川國呈書于征夷府老中土井利勝九月利勝與復書

寬永十七年加加爪忠隆忠隆為何官人未破焉與書阿瑪港責其挾邪教圖不軌永絕之

右天川五和兩國

謹按天川又作阿瑪港五和又作臥亞或總稱南蠻其地褊小素不足列一國特以當時波爾杜瓦爾據焉開港置鎮四通貿易誤指為一國

耳他若呂宋諸地亦然而大將軍必親賜書印
不太重乎

慶長十七年六月前大將軍源家康大將軍秀忠並
賜復書于濃毘數般國主不載奉書謂唯許物貨貿易而
切禁傳異教

守重云濃毘數般即新伊斯巴尼亞按係北亞墨利加洲
其國主即本國所置頭目與波爾杜瓦爾之天
川五和事體全同後寬永元年來使亦恐非其
國使也

寬永元年三月伊湏波使來薩摩府議使長崎奉行
長谷川廣智論曰往年所許貿易一事耳何乃犯禁
禁邪法誑衆為吾不受爾國聘使也

右濃毘數般國

慶長十四年七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朱印于伊祇
利須許貿易事詳于阿蘭陀國下

慶長十八年伊祇利須國主奉書于征夷府九月前
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時賜朱印其中有言云伊祇
利須船到日本不問何港愛護無他賜邸江戶地基
任其所請

元和二年八月大將軍源秀忠賜朱印與慶長十八

年家康所賜畧同

延寶元年六月征夷府禁絕伊祇利須來航蓋惡其與波爾杜瓦爾交結也

右伊祇利須國

謹按伊祇利須漢譯喚咭喇四海多用之故今或仍之喚咭喇見絕于延寶文化則來擾我邊而見親於安政時也原家康秀忠好交通萬國慶長元和之際往來轉盛寬永十三年申邪蘓之禁乃始鎖國矣近癸丑甲寅來喚咭喇及魯西亞米利幹佛郎西諸國來者親之請者許之

是以爲復慶元之盛歟慶元之際交通者皆小嶋陋夷吾之所能制其死命也今之諸國殆不如是通國勢者盖有知其不然也雖然吾之所憂名義之不正也

外蕃通畧終

跋

余頃讀安中侯所著兩森芳洲傳載其與新井君美
論國王事例書云歷代將家不敢自王而朝鮮稱以
殿下之書欣然諭納未嘗爲之一辭是以王自居也
又云大君之稱固似不穩稱王之舉亦爲失宜後世
有以今日之罪羅山者罪執事則吾恐執事將何以
自諉焉侯又從而論之曰此書立言命意的確不可
易凜然如秋霜烈日余向作通畧意實未自安猶恐
有遺議及讀此傳余之所欲言前人已具言之芳洲
近古名儒其論雖不行于當日今乃爲賢侯所取則

吾之論亦可由以定矣吾意頓強十倍提筆書此五
月念八日藤原矩方書

